

林芝的雨

◎ 沈治鹏

夏日的林芝,天空成了云层的主场,曾经的蓝天隐入幕后,让人有误闯江南梅雨季节的感觉。雨多半在后半夜开始下,到上午9点多钟就收住了。不知不觉,旅居林芝已月余。住在城区的一个小区里,静谧得像躲进了深山老林,躺在床上,一会儿工夫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窗外依旧是小雨洒落在树叶草丛上窸窣窣窣的声音。我每天就在这温柔的雨声呼唤中起床。

然而,林芝的雨季,绝没有江南梅雨季节的烦闷与压抑。它不会没完没了,懂得节制,总是在适可而止的时候打住。乱云飞渡后,天空稍事休息,天光便精神抖擞登台,一展林芝的国色天姿,让这西藏的江南成色十足。

雨住出门,空气弥漫着春天般的温润,一扫高海拔的干燥憋闷。深吸一口,五脏六腑顿时无比通畅。微风轻拂,绿茵茵的草丛中,各色

蘑菇纷纷探出头来,星星点点的,一副呆萌模样;亭亭玉立的阔叶树一身碧妆,树叶泛着耀眼的银光;老实巴交的松树默不作声,而针叶上缀满晶莹剔透的水珠,似乎在得意地向人炫耀,她才是一生追逐阳光。你满心欢喜走近,总能闻到一缕松香。

抬头环顾,四周群山巍然屹立,山头却被满天浅灰的云层遮掩着。这群顶天立地的康巴汉子,像在天堂会商着什么秘密。高原热烈的紫外线,将巍峨的山体烘托出一派青绿。几朵开小差的白云,极像不听大人招呼的顽童,或调皮地在山腰东游西荡,或干脆溜进沟壑,一动不动就躲猫猫。不仔细甄别,还以为那是片洁白的千年积雪。

走着走着,惊喜地发现在薄薄的白云处,不时露出块宝石般湛蓝的天空。正在欢欣鼓舞

时,那片蓝天犹如深闺千金不经意瞥意见中人,羞涩中犹豫地拉上了闺阁洁白的纱帘。

尼洋河就一街之隔。走上河堤,探望彼岸,发现藏猫猫的白云仍屏气凝神,一动不动。阳光正奋力穿过越来越薄的云层,强烈的紫外线让一身充满暖意,似乎在暗示我,蓝天白云即将登场。此刻,不知是什么力量,将弥天的云层东撕开一片,西扯开一块,小片小片的蓝天乘隙手挽着手,在天空昂扬成不断壮大之势。突然,一阵雨滴从天而降,头顶有片乌云居然不愿善罢甘休,威吓我乌云联盟并没有解散。我摘下眼镜,擦一擦雨水,仰头一笑:吓唬谁呀,不就是太阳雨吗。

环顾群山,山巅纷纷露出头来,一张张清亮的面容闪烁着狡黠的青翠。原来,这群躲在云层里的康巴汉子,在商量怎么给远来的客人

一个惊喜呀!眺望尼洋河对岸,藏猫猫的白云不见了,竟然溜出来与四处游荡的小伙伴手拉着手,在山腰围着群山跳起欢快的锅庄舞来。

云层幻化为白云朵朵,蓝天大大方方登场,太阳也不再羞着答答,慷慨地把金光一挥,洒向莽莽苍苍的群山,洒在欢快奔流的尼洋河上。曾一脸素颜的河水,急急忙忙描上浅绿墨绿嫩绿的妆容,在巍峨的青山脚下,露出她天生丽质妩媚的模样。

河堤上的游人着了魔似的,整齐划一地掏出手机疯狂拍照,都想捕获这美丽瞬间。一对倚着栏杆操着四川口音的中年夫妇最为激动:“我说嘛,这雨下不久!”男的呛声:“要不是我主张来林芝,你能看到这迷人的仙境!”

我明白,林芝的雨不会令人愁肠百结,林芝的雨只会为雪域江南增添一抹亮色。

来自夏日的抒情

(诗歌三首)

◎ 丁宇

心灵的触动

打开向阳的窗户
一股热浪伴着嘈杂的叫卖声
一同涌进方正的空间
我难以抚摸到季节的温柔
一种飞翔于转瞬即逝

翻开久违的书本
一股熟悉的油墨香混着一些文字
一同用尽明亮的守候
我难以触及到感悟的灵魂
一种专注在顷刻间黯然失色

聆听婉约的音乐
一股浪漫的情伴随着一种思念
一同涌进等待的暗示
我难以接近夏日的怀想
一种爱情的密码便迁徙了所有的梦

曾经路过的

想起来竟是那般遥远
我曾经路过的那座城市
在意念里穿越所有的梦幻
让熟稔的问候变得简约平常

想起来仿佛若就在昨天
我曾经路过的那片村庄
在飞驰间穿越所有的视线
让古朴的记忆变得平淡无奇

想起来依旧那么遥远
我曾经路过的那片水域
在流淌中穿越所有的抒情
让沉重的呼吸变得轻松自在

想起来仿佛并非昨天
我曾经路过的那场雨季
在跋涉中穿越所有的黑夜
让港湾的渔火变得明明暗暗

远方的家园

沿着记忆的沟沟壑壑
寻觅蛰伏于岸边的目光
渡船漾起的音符
仍在宁静的水面回荡
恰似那被风摇曳的芦苇
总将一些情节,刻画得栩栩如生

沿着庄稼的葱葱茏茏
追寻珍藏于远方的家园
袅袅升腾的炊烟
仍在守望的天空徘徊
恰似那被夕阳剪辑的黄昏
总将一些诺言,描绘得有声有色

沿着乡愁的迷迷茫茫
探寻潜伏于信封的邮票
委婉动听的旋律
仍在密封的尘埃中缄默
恰似那被时间漂黄的文字
总将一些节奏,演绎得行云流水

沿着思念的长长短短
找寻搁浅于故乡的牵挂
父母声声的呼唤
仍在熟悉的村庄涌动
恰似那被风吹动的夏日
总将一些故事,传诵得峰回路转

蜿蜒之美

周军 摄



楼顶上的松鼠

◎ 疏泽民

在城市楼顶上看到松鼠,我感到很是意外。那天清晨,我站在老城区家里五楼阳台上,朝楼前民房的楼顶上观望。忽然,我感到楼顶上有一团灰褐色物体在滚动,仔细一看,是松鼠,拖着绒毛围巾似的尾巴,一蹦一跳。它是沿着屋面太阳能进水管灵巧地爬到楼顶,东瞅瞅,西嗅嗅,两只前爪抱起什么东西往嘴里塞——楼顶上除了鸟儿衔来的草籽、果壳,还能有什么呢?我感到好奇,多站了一会儿。

没想到,它攀爬、跳跃的速度太快,一眨眼,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正当我四处寻找时,它又从另一处楼顶女儿墙上方探出脑袋,朝楼下望望,大约觉得安全,就在女儿墙上小跑起来,哧溜一下,又不见了。

它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除了松鼠,楼顶还有鸽子、灰喜鹊等飞鸟。譬如现在,我听到鸟儿的叫声“咕儿——”,一声声,很有节奏。顺着鸟鸣的方向,我看到一只身形有些庞大的灰绒绒的鸟儿,磁铁一样吸附在楼房外

墙上,脑袋一伸一缩,每伸一下,发出一声“咕儿”,连叫了十几分钟。贴在外墙上伸缩脖子啼叫,脖子会不会酸?嗓子会不会哑?就在我替它担心时,视野里出现一只松鼠,沿着墙壁爬过来,慢慢靠近那只鸟儿。那只鸟儿胆子真大,松鼠爬到跟前,脑袋快抵着脑袋了,也不退缩,依然伸着脖子一伸一缩地叫,对近在咫尺的松鼠视而不见。我感到好奇,松鼠不屑于攻击这只鸟儿,而这只鸟儿一点也不惧怕松鼠,这是什么鸟儿呢?

我来了兴致,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此刻,松鼠轻轻地拱了拱对方的腰。许是被拱痒了,那只鸟儿扭了一下身子。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它根本不是什么鸟儿,而是另一只松鼠!原来,松鼠也会叫,也会唱歌,而我,却把它当成鸟儿。

两只松鼠在墙面上、楼顶上闹腾起来,你追我赶,一会儿跳到遮雨棚上,发出微微的喵喵声;一会儿攀上太阳能热水器软管,荡秋千

似的一前一后往上蹿;一会儿钻进空调外机的墙洞里,捉起了迷藏。真是一对可爱的玩伴啊,如果一雌一雄,想必也是两小无猜吧。

一连几天,我都到阳台上看松鼠。我发现,这里的松鼠不止两只,而是三只,四只,或者更多。它们每天清晨出动,把老城区的楼顶、墙面当作自己的晨练场,练习攀爬、追捕、弹跳,或者捡拾一些果实充饥。太阳升高,墙面被晒得亮晃晃的,它们就消失不见,而下一个清晨,又准时出现在原来的地方。

在城区看到楼顶上的松鼠,我感到非常意外。这些松鼠来自哪里?是老旧小区里那些郁郁葱葱的古树,还是有人从山上捉来放生?我不知道,问了邻居,也不知道。

其实,于我而言,松鼠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楼从里看到松鼠,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站在阳台上观松鼠,于松鼠,于我,于我们,都是一种福气。

西瓜消暑滋味长

◎ 杨靖

后,赶在日暮中天之前,原路返回。

回到家后,先冲洗掉西瓜表皮上附着的尘土,再放进竹篮入水井,等待一顿午饭的时间,捞出食用。一刀下去,“咔嚓”清脆,悦耳润心,清新甜美的瓜香瞬间弥漫整个堂屋,惹得黄狗儿摇着尾巴从柴房冲出来,围着桌脚转圈。刀落瓢现后,映入眼帘的是欲滴诱人的色泽,红艳艳的,许多黑籽点缀其间,像极了绘画课本里那一幅夏日的画作,叫人垂涎。父亲将西瓜切成块状,大小适中,方便每个人可以拿着吃。井水浸透过的清凉,香甜倍增,只需咬上一口,夏日的闷热顿时就飘散到后山林。

全家人就这般聚在堂屋,吃着西瓜聊天:今年夏天似乎比往年热许多;地里的庄稼该灌水了;沟上的张家老大考上了省城大学;沟下的刘家小孙子已经开始走路了……话题随心所欲,想到哪说哪。这时,外婆总会讲起父亲年轻时偷偷潜入瓜田被人抓现行的糗事儿。母亲则会讲起她和父亲在月光下分食一个西瓜的

恋爱时光。阿公听得很高兴,夸自己能干,曾经种过一片西瓜地;外婆赶紧泼下一盆凉水,说“能干啥呀!你种的西瓜光长叶子不开花!”我在一旁笑得爽朗,竟然没有发现手上的西瓜正在被黄狗儿舔食。

农家人晓得节俭,瓜瓤吃罢,瓜皮全被母亲悉心收集起来,倒进猪槽里,喂养圈里那头老母猪,希望它在秋天来临之前,顺利产下许多小崽崽。

那时候的我们,围坐吃瓜是为了解渴,更是为了家人在一起的温暖感受。如今,我已长大,奔波在高楼大厦,忙碌于生活琐碎。可快乐是需要延续的。每当夏日来临,我习惯去菜市场,学着父亲当年的模样,左看看,右瞧瞧,精心挑选一个最心仪的西瓜,带回家全家一起品尝。只是外婆的牙口已不胜当年,咬两口就摆摆手。只是阿公已缺席多年,现在还葬在堂屋后面的那片山坡,坡前许多村舍与农田,坡上黄纸压着亲人的思念。

故乡是个重启键

◎ 吴昆

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久了,心便会疲惫,灵魂也会渴望栖息。而故乡,恰如一位温柔的母亲,始终敞开怀抱,等游子归来。无论你在外面的世界是春风得意还是黯然失意,故乡都不在意,她只在乎你是否平安,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

故乡的山峦起伏,像大地温柔的怀抱。那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儿时的欢笑与梦想。小时候,与伙伴们在山林间嬉戏,追逐着蝴蝶,采摘着野花,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无忧无虑的乐园。如今,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山林,脚下的土地依然坚实,微风拂过脸庞,带来的是熟悉的气息,那一刻,心灵的尘埃被轻轻拂去。

故乡的河流潺潺流淌,清澈见底的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曾经,在河边摸鱼捉虾,溅起的水花湿透了衣裳,却毫不在意。如今,望着平静的水面,思绪也随之飘远。河流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那份深深的眷恋。

故乡的田野一望无际,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仿佛是大地的诗篇。农人们辛勤劳作的身影,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每一颗饱满的麦粒,都饱含着他们的汗水与期望。在这里,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再是金钱与地位,而是辛勤耕耘后的收获,是对土地的敬畏与热爱。

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拼搏奋斗,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品尝了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苦涩,故乡始终在那里,默默地守候。她不会因为你的荣耀而谄媚,也不会因为你的落魄而嫌弃。她用那温暖的怀抱,接纳你的一切。

想起那些在外漂泊的日子,为了所谓的梦想,日夜奔波,身心俱疲。在繁华都市的喧嚣中,常常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初心。然而,当踏上归乡的路途,远远望见那熟悉的村庄轮廓,心中的阴霾便一扫而空。

在故乡,邻里之间的问候是那么亲切,没有虚伪的客套,只有真心的关怀。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着家长里短,分享着生活的点滴。这种简单而纯粹的人际关系,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故乡是个重启键,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感到迷茫与无助时,只要回到故乡,便能重新找回自我,找回那份最初的力量和勇气。在这里,我们可以放下疲惫与伪装,做最真实的自己。

童年的西红柿

◎ 杨方

那天在菜市场上买西红柿,菜贩子夸他的西红柿好吃,说有“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西红柿在我童年的味蕾上曾留下很深的记忆。那时候的西红柿皮薄汁多。至今我还能回味起小时候吃西红柿的感觉。先用舌尖轻轻舔破果皮,然后慢慢吮吸,若不小心汁液便顺着嘴角流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溢满口腔,那清爽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仿佛周围立刻都变得清新、安静起来。

村西头二姥爷家有个菜园子,种了一大片西红柿,菜园里隐约可见红绿相间的西红柿,是我们夏天的牵挂。我和小伙伴们常在大人午睡时,偷偷溜进菜园,单挑最大最红的,小心翼翼地摘下,生怕弄破了皮。摘西红柿时植株会散发出让有的香味。那种香味不可描述,只有亲身经历才感觉得到。小时候的西红柿,价格便宜,两三毛钱能买一脸盆。可小孩子们偏偏就喜欢偷摘,为此,我们没少让二姥爷追赶训斥,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有一年夏天,正是西红柿上市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相约赶集买西红柿,集市上卖西红柿的小摊一个挨一个,买谁家的好呢?那时的西红柿谁家的都一样好吃,都是自然熟的。唯一不便的是,我们谁都没带盛西红柿的家什,那时还没有塑料袋,我们只好脱掉褂子,用褂子兜西红柿。有个小伙伴舍不得新做的褂子,就抱着慢慢走,结果一不小心,好几个西红柿掉出来,滚到卖西红柿的堆里,也不清楚掉了几个,应从西红柿堆里拿回几个才合适。

那时鸡蛋珍贵,从来没吃过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最奢侈的吃法是糖拌西红柿。母亲把用井水拔凉的西红柿切成小块放入盘中,然后撒上白糖,一盘清凉可口的糖拌西红柿就做好了。我和弟弟一人拿一个勺子,很快就造光,最后还要抢着喝西红柿被白糖杀出来的汤汁,喝一口,顿觉每个毛孔都透着清凉。如今的西红柿都是催熟的,硬邦邦的皮厚汁少,糖拌西红柿这道儿时美味现在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忽然想到,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片中有个吃西红柿的镜头,是整部影片中最美的镜头。女兵肖穗子吃西红柿时的样子,让人不禁看呆,那可是“20世纪70年代的西红柿”,让人不禁想起西红柿的“童年味道”。

被珍藏记忆深处的“童年味道”,有我和小伙伴们在菜园偷摘的身影,有一起赶集买西红柿的美好时光,还有和弟弟抢吃糖拌西红柿的童年记忆……这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尝起来不错。